

# 反共義士爭奪戰紀實

——為紀念一二三自由日第三十六周年而寫

王東原

一九五一年韓戰期間，中共在蘇俄指使下，瘋狂地大量派兵進入北韓，除發動兩次春季攻勢與聯軍作軍事對抗外，復因和談「換俘問題」，延遲兩年，不能達成停戰協議。中共要「強迫遣俘」，聯軍則堅持「自由遣俘」。為爭取反共義士回歸自由祖國懷抱，我國民政府，曾與中共打了一場政治鬭爭。其爭奪經過至為曲折，茲紀其事實如次：

## 一、反共義士鬭爭之醞釀

聯軍自一九五〇年仁川登陸擊破南侵之北韓共軍，一舉進抵鴨綠江畔。雖因中共參戰奇襲而節節敗退，終能穩住陣腳，轉移攻勢，收復卅八度以南地區，且連續摧毀中共二次春季攻勢，使中共一蹶不振。截至一九五一年夏，計共俘獲共軍十二萬餘人。內中共戰俘二萬餘人，包括作戰被俘與自動投誠者，分編為七十二聯隊與八十六聯隊，收容於巨濟島集中營。

共軍以黨團控制軍隊，乃其一貫政策。被俘

共軍，仍以此故技施之於集中營，對內造成恐怖，以加強其控制；對外則保持兇猛之敵對態度，使美軍無法管理，集中營中赤旗高舉，標語大張，示威叫罵，乃屬司空見慣。甚至私設刑場，自成王國，對反共戰俘動輒酷刑處死，負責警衛之美軍望而生畏。每日糧食補給，均置於各營門而去，不敢入營內一步，其猖獗之極，竟至劫持美軍集中營司令陶德上校達三日之久，甚且有暴動之全般計畫，可見一斑。

中共戰俘中，不少前國軍官兵，及被迫參軍之農村青年，對中共早已深惡痛絕。惟在共黨恐怖控制之下，不得不俯首屈從，未敢有絲毫反共之表示，更無人敢預料能有自由勝利之結局。

美軍戰俘管理處自一九五一年即配有華籍譯員，以協助管理工作，同時設有宣傳教育處（CIE），專對各戰俘營施以民主思想之灌輸及職業技能之傳授，以期其將來獲釋後，有謀生之技能，得成為社會上有用之人。該處亦僱用華籍譯員數人，每日由無線電向戰俘營施行華語廣播教育

，有時更親入戰俘營訪問，得與反共戰俘之首領接觸，漸知其大多數戰俘隱藏反共情緒。於是從中暗加鼓勵，同時報告釜山我大使館與以全力支持，經長期之醞釀，逐漸展開營內之反共鬭爭。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共幹在營內發動慶祝中共「國慶」，未獲多數戰俘之支持。十日為我中華民國國慶日，反共戰俘發動慶祝，共幹從中阻撓，雙方衝突，互有死傷。乃策動美軍當局將重要共幹數十人移置他處，營內空氣大為澄清，反共勢力日益抬頭，與我譯員接觸更加密切。且由其媒介與我大使館取得經常之連繫。

自是以後，大使館透過譯員關係，經常供給戰俘營以我方報章雜誌，俾能瞭解時事現況，又供給反共歌曲、劇本、唱片、樂器等，以供其演唱。我私人所藏音樂唱片數百張及唱機亦全部捐出，蓋寓宣傳教育於娛樂之中，亦示鼓勵慰問之意。又供給筆墨染料，裂帛加工，製成國旗數百面，遍插各營屋頂。戰俘之對外呼籲，隨時代為刊登於中央日報或新聞天地，發表後，又送入戰

俘營，各營戰俘得知自由世界之同情與關懷，益加興奮。各營單位及營內軍校學生紛紛上書蔣總統致敬，並呈上血書血旗以表忠誠，均先後獲得回示。對杜魯門總統與聯合國之呼籲，亦引起自由世界之注意。於是反共怒潮風起雲湧，已非潛伏共幹所能控制。

各營為加強反共鬥爭，均着手組織愛國青年會，歃血盟誓，加強領導，全部名冊均加蓋血印，於一九五二年冬送達大使館。一面發動刺臂運動，於臂上勒書「反抗俄」、「誓滅共匪」字樣，以示不返鐵幕之決心，至一九五二年底，刺臂者達數千人，而「返回臺灣」遂成爲反共戰俘之共同目標。

我持節駐韓之初，即認定爭取反共戰俘，爲對共黨之政治作戰，對戰俘營中各項發展，密切注意，躬親指導，期在必勝。經一年之苦心經營，方能扭轉形勢，造成反共怒潮，至是漸知大多數戰俘誓不返回鐵幕。一九五二年秋，曾建議政府特派有力同志加強策劃，並預籌接運義士回臺之有效步驟，惟當時內外情勢尚未成熟，一般認爲此事實現之可能性，尙屬渺茫。

## 二、停戰協定及其影響

韓戰和談，自一九五一年七月開始。換俘問題，亦於是年十二月由小組委員會開始交涉。共軍堅持其「強迫遣送」原則，聯軍則主張「自由遣送」。歷時二載有餘，不得協議。其實共軍非有所愛於其戰俘也，蓋知換俘問題，乃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之一場政治作戰，其結果將成爲未來

大戰勝敗之關鍵。倘聯軍讓步，接受強迫遣送，則無異對全世界食言失信，一旦大戰爆發，將再無人投降聯軍。反之，若共軍讓步，接受志願遣送，坐視數萬戰俘投奔自由，勢將動搖鐵幕內之政權。是故拖延二載，雙方始終堅持不肯讓步。

一九五二年春聯軍對各營戰俘，曾作初步之審訊，以甄別其遣送之志願，結果願返鐵幕者不及十一，共軍愈益堅持強迫遣送原則，談判幾經破裂，毫無協議之望。某日，板門店席上，共軍代表曾暗示稱：如願遣返者占多數時，或有接受停戰之可能。聯軍當局，爲求早日停戰，乃於同年夏季再度舉行甄別審訊，極力勸誘戰俘返回大陸，甚至以不供給伙食爲威脅。訊問時，含混其詞曰：「你願回家鄉見你父母嗎？」我俘答曰：「當然願意，但……」，於是即不由分說，列爲願遣返者，予以隔離。其企求提高願返之成數，以達成停戰，不惜犧牲戰俘志願，實貽聯軍以莫大污點。經此次半強制式之甄別，結果，中國戰俘被列入願返鐵幕者五千餘人，另編爲一聯隊，移住濟州城郊，以待移交共軍接收。其實該聯隊內反共戰俘甚多，被共幹殘殺者時有所聞。亦常有乘衛兵開門送飯之際，冒死逃出求救者。

經此次甄別後，其堅決不返大陸之中國戰俘約一萬四千餘人，改編爲三個聯隊，於是年秋移住濟州島南部之摩瑟浦，此即日後在中立區戰勝共軍疲勞洗腦之反共義士。當美軍宣佈移駐濟州島時，均疑被出賣與共軍，誓死不願前往，美軍當局無可如何，經華籍譯員再三解釋，陪同前往，方釋羣疑。

中國反共戰俘抵摩瑟浦後，斬棘披荆，建立營地，生活較前困苦，惟反共信念益堅，與我譯員之感情彌篤，營地到處國旗高豎，門前大書標語二聯曰：「一條命滅共匪」、「一顆心回臺灣」。十月十日國慶、卅一日蔣總統誕辰及元旦等日，各營均舉行隆重慶祝，並排演話劇，暴露共軍在大陸之罪行，美軍觀者無不感動流淚。同時又擴大刺臂運動，人人臂胸均勒書「反抗俄」字樣，以示絕對不返鐵幕之決心。又再次以血書寄呈蔣總統、李承晚總統、艾森豪總統及聯合國秘書長呼籲自由，其懇切之情，更進一步爲世人所注意。聯軍統帥符立德將軍及史倍曼大主教以次美要人先後前往集中營訪問，無不寄以深切之同情。

在爭奪戰緊要關頭，一九五三年春中央黨部第六組副主任陳建中叩中央命來韓，策動爭取反共義士之鬥爭，我乃指命館中重要幕僚及有關單位成立「指導小組」，以任全般方略之策劃及指導，並囑卓秘書獻書，將各項進行工作，連同名冊，交由陳同志主持管理，並全力協助。指導小組既告成立，當即派人往摩瑟浦與各戰俘營取得連絡，同時建立釜山與濟州島間之定期交通，以便隨時傳達消息，指示各營行動，各戰俘營得悉中央之關懷與支持，士氣益爲振奮。

聯軍求和心切，一再讓步。五月廿五日提出新案，大部分接受共軍之要求，韓國代表崔德新少將憤然宣佈退出談判。自是以後，談判全在秘密進行，終於完全接受共軍條件，達成協議。其內容除將願遣返之戰俘無條件交還共軍外，凡中

韓拒遣戰俘均應於停戰後六十天內，交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管。該會由印度任主席，包括波蘭、捷克、瑞典、瑞士等國代表各五十人。並由印度派兵五千名，負責看管戰俘。又准共軍戰俘人數，每千人得派代表七人，對反共戰俘實施說服。為期九十天，並得自設無線電通信，九十天後仍拒絕遣返者，則交由政治會議處理，為期一月，屆時如政治會議無所決定，則所有戰俘恢復其平民身份。其願往中立國或願往臺灣者，均由委員會協助送往。至是換俘問題全告解決。四月十一日雙方先交換傷病戰俘，八月五日以降，正式交換雙方俘虜，計共軍交還聯軍俘虜一二、九四一名，聯軍交還共軍俘虜七五、〇四九名。拒絕遣返者計韓籍戰俘二萬七千餘人，華籍戰俘一萬四千餘人，均應於六十天內交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管，以待共軍代表之說服。

上項換俘協定成立後，停戰實現在即，韓國上下情緒激昂，全國民眾示威反對，政府聲明不准印軍登陸，否則不惜以干戈相見。六月十八日李承晚總統下令釋放韓籍反共戰俘二萬二千人，並要求美方以締結共同防衛協定，為停戰之交換條件。原定六月廿七日簽字之停戰協定，因而遲延至七月廿七日始告簽訂。

與李總統釋俘同時，釜山一部分華籍反共戰俘（多半係入院留醫者）亦隨韓俘突營脫出，結果一部分被美軍重行拘回。另有六十三名則囑由華僑予以收容掩護，至十月十八日乘專機送回臺灣，此為中國反共義士首批獲得自由者。

此時濟州島、摩瑟浦之中國反共戰俘，頓感

共軍洗腦之威脅，再次集體向蔣總統、李承晚總統、艾森豪總統及聯合國秘書長遞呈血書，表示寧死不願接受洗腦，指導小組鑑於共軍居心叵測，亦指示各戰俘營屆時堅決拒絕接受解說，一旦共幹入營，即予格殺，使共軍無法執行洗腦，使停戰條款，無由實現。

### 三、移入中立區之經過

因韓政府堅決拒絕印軍登陸，使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無法執行其任務。聯軍為急求停戰實現，乃再度與共軍協議，將反共戰俘全部送往中立區，接受共軍之洗腦，並空運印軍前往該處接管，以免與韓政府正面衝突。惟反共戰俘均堅決不離營地，仍無法履行協定。於是美政府不得不求援於蔣總統，獲得其同意支持，頒發訓詞，勸諭戰俘與聯軍合作。又派宣慰團前往濟州島逐營宣慰，勸其前往中立區接受解說。戰俘聆訓之餘，無不感激涕零，聲淚俱下。指導小組乃以下列各點，提示各營，要求聯軍之保證。於是中國戰俘乃首肯前往中立區，接受共軍之洗腦。

移動前中國反共戰俘呈請聯軍統帥給予保證事項如下：

- (1) 抵中立區後，不得破壞各聯隊之行政編制；
- (2) 不被威脅綁架；
- (3) 得懸掛國旗；
- (4) 得收聽廣播與閱讀書報；
- (5) 准許自由中國記者及紅十字會人員前往視察；

(6) 保證中立國不被共軍利用。聯軍統帥部均予以原則上之接受，惟求其首肯出發而已。

移動前，反共戰俘為應付共軍之洗腦，每日在營集議研商對策，並預想各種可能情況，日日舉行演習，甚且對共軍代表，預作反說服之準備。其意志之堅強，情緒之激昂，殊屬可歌可泣。

九月八日移動開始，每日由海路輸送二千人至仁川登陸，再由火車送往汶山轉赴中立區交印軍接收看管。輸送期間，發動仁川華僑男女老幼，齊集碼頭迎送，全韓各地華僑亦均派代表參加，致贈鮮花水菓。並播送我以大使的身分代表總統所致訓詞與反共歌曲，義士聞之無不泣下。各營隊均派代表與僑領一一含淚相見，再三致謝，並保證決不屈服。其辛酸場面，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

指導小組為應付情況之發展與適時指揮起見，即日由釜山移駐漢城，並於汶山設前進小組，由主要譯員記者組成，以與中立區保持密切連絡。一面發動臺北加派記者來韓參加中立區工作，與擴大宣傳，爭取中立國代表。一面發動紅十字會籌募寒衣，送往中立區分贈各營義士，同時指示各營行動之要點如下：(1) 肅清潛伏匪諜、(2) 強調堅決返回臺灣、(3) 與韓籍反共義士團結一致行動、(4) 爭取印度守軍之好感。

九月六日印度監管軍司令德拉少將發表致全體反共戰俘函一件：稱將以最高之熱誠與友愛，給予最大的便利，並將以公正之態度，處理一切，保證戰俘不受身體與精神上之虐待與侮辱。

詎料全部義士一入印軍之掌握後，其公正之立場頓失。十月一日印軍開槍擊斃韓籍反共義士一人、傷二人。翌日又槍殺華籍反共義士二人、傷五人。

十月二日印軍頒布「解說條例」，規定各戰俘必須聽取共軍解說，毋論單獨或集體，一次或多次，每日應聽八小時，每週六日。萬一共軍代表有違反協定之處，只准聯軍代表事後抗議，不准當場干涉。聯軍方面雖曾對此種規定，提出抗議，印軍置若罔聞，此外又禁止記者進入營地，且在九十天期間內，不准戰俘過宗教生活。蓋欲杜絕記者與教士入營，使與外界完全隔絕也。

#### 四、疲勞洗腦之苦悶

共軍為佈置洗腦陰謀，一再遲延解說開始時間，並發動梅蘭芳率領大批戲劇人員來到北韓，企對被洗腦的戰俘，施行慰問式之宣傳攻勢。直至十月十五日方應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之請，開始解說。是日，先以中國反共義士一千名為解說對象。惟義士等以印軍頒佈之解說條例，完全偏袒共軍，甚且規定已受解說者，將隔離收容，企圖破壞其組織，拒不出營，要求修改條例，不為印度主席提瑪雅將軍所接受，相持至下午一時，印兵一營包圍中國義士營地，實行武力壓迫。於是義士不得不屈服，出營接受解說。

是日共軍代表計共接見中國反共義士五百人，義士無不咬牙切齒，痛罵俄帝走狗。甚且向共軍代表猛撲，終被印兵左右扶持，不得動彈，解說進行竟日，接受遣返鐵幕者僅有十人。

十七日共軍代表又對中國反共義士四百五十人進行解說，竟日辱罵，結果，接受遣返鐵幕者僅有九人。

共軍經二次失敗後，深知對中國義士解說無望。乃轉移目標於韓籍義士，惟韓義士堅決拒絕出營聽取解說。共黨遂要求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施用武力，強制北韓戰俘出營。蓋知一旦使用武力，必將釀成血案，因而造成印度與韓國之正面衝突。時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中瑞典及瑞士代表均反對使用武力，印度主席亦不贊成，波蘭及捷克代表竟當場退席，表示抗議，解說遂告停頓。中共代表日日要求使用武力，印軍終不敢接受。僵持至十月卅一日經多方斡旋，韓方義士方肯出營，接受解說。

十月卅一日共軍代表對韓籍反共義士四百五十名進行解說，除竟日辱罵外，結果願返鐵幕者僅廿一人。

十一月三日共軍又對韓籍反共義士四百八十人進行解說，結果有十九人接受遣返鐵幕。

共軍知中國反共義士反共之信念甚堅，不能以解說達其擷取之目的，乃決施用陰謀，指控第二十八號收容所之中國義士在營中暗殺願受遣返之戰俘一人。十一月一日由共諜證人二人率領印兵前往該收容所搜查竟日，掘地深達六尺，終未發現屍首。翌日拂曉五時印兵一營又包圍該收容所，迫令義士列隊走出，由該證人指認兇手，義士不服，欲行抵抗，印兵開槍立斃一人，於是共諜任意指認，共拘去嫌疑兇手七人，是日並宣布該收容所願返鐵幕者廿一人。

印軍所拘之兇手，實際乃該收容所之各級幹部。共軍以為在此打擊之下，義士無人領導，必能達其威脅之目的，乃於十一月四日突向該收容所進行疲勞洗腦，自晨至暮僅接見義士二百五十五名，各人被強制洗腦時間，少者一小時以上，多者達五小時。中立國瑞典及瑞士代表，曾屢次對此種疲勞洗腦提出抗議，共軍均置若罔聞，是日洗腦結果，願返鐵幕者僅二人而已。當日共軍代表要求將已受解說之義士，隔離收容，印主席以營舍不敷，無法實行，終令其全部回營。

翌日共軍要求續向該營未受洗腦之義士進行解說，惟印度主席以無法分別，請其另召其他單位，共軍堅持不允，解說又告停頓。

十六日共軍突然又向韓籍義士進行洗腦，自晨至暮，僅接見三百二十七名，結果願返鐵幕者僅六人；翌日共軍仍堅持要求向前日未及接見之第二十八號收容所中國義士解說，蓋明知其無法進行，故使解說停頓以拖延時間而已。

十一月廿一日又藉義士在醫院內殺人，指使印兵於拂曉五時，前往搜查，結果一無所獲。

自解說開始以來，印軍袒韓共、中共之態度昭然若揭。美方為求履行停戰協定，處處委曲求全，甚且不惜退讓妥協，聯軍心理作戰部負責人史陶德與漢森上校，受我訪問與正義要求，因維護義士態度過於明顯，先後調職，又我國譯員五十餘人充當聯軍代表，因解說時迭次抗議共軍代表違反協定，發生爭執，均被美方調充觀察員，遂無發言權，改由不通華語之美籍人員充任代表。又如迭次訓令我國譯員忠於職務，不得為義士

帶遞信件物品，又不准我譯員與記者進入中立區，以斷絕義士對外交通。惟求避免爭端，坐長共方氣燄，殊屬令人失望。

指導小組，自解說開始，即對各營義士提示：一個信念——「堅強團結誓回臺灣」；三大方針：——(1)與韓義士一致行動、(2)爭取印軍同情、(3)與聯軍合作；五項鬭爭：(1)反恐怖、(2)反分化、(3)反匪特、(4)反疲勞、(5)反拖延。以爲其鬭爭準繩。同時鑑於嚴冬義士衣薄，發動紅十字會募贈寒衣，並大量寄遞慰問信，以提高義士之士氣。

我方譯員記者，既不能進入中立區，指導小組對各營之連絡，僅有三條路線：(1)由駐在醫院之譯員傳遞、(2)借用韓方補給交通線、(3)直接運用韓方人員。此外，各營進入中立區時，先後運入無線電收音機二批，計第二聯隊二架，第一、三聯隊各三架，可以收聽外界消息。於是與韓國當局洽妥，由韓國廣播電臺作華語廣播。每週二次，每次十五分鐘，藉以報告當前情勢，並用暗語指示各營之行動。該項廣播於義士回臺後，改爲反共人民之聲，繼續進行，以爲對東北及華北之心戰播音。

## 五、接運義士回臺之實現

共軍之洗腦醜劇，自十月十五日開始，歷時兩月，前後舉行七次（中國義士四次、韓國義士三次），計召見七個收容所，共義士三千一百五十人（內中國義士一、七三九人，韓國義士一、四一三人），實際接談者二、四三三人（中國義

士一、二六五人、韓國義士一、一六八人），中國義士C二二號及D二八號收容所均解說一半而已。因接受洗腦而返鐵幕者，計華俘廿四人，韓俘四十六人，佔中國義士總數百分之二，韓國義士總數百分之四。

共軍知洗腦無法達其目的，乃由勸誘轉爲威脅，既而造成恐怖，再次而實行疲勞洗腦，均未如願以償。最後又改用拖延戰術，使解說陷於停頓。同時曲解停戰協定，謂須實施解說九十天（即未解說之時間不算），其意在造成長期拖延局面，使拒絕遣返之義士，無限期遭受拘禁，否則將受遣返。當時尼赫魯亦曾響應共方作同樣聲明。聯軍方面知其奸計，於是赫爾將軍、杜勒斯國務卿及英國外交部發言人，先後發表聲明，解說期間應九十天屆滿，再加政治會議期間三十天，至一九五四年一月廿三日爲止，屆時全部義士即應獲得自由。

洗腦鬭爭中以中國反共義士意志最爲堅強，共軍亦顯然以中國義士爲其洗腦之主要對象。陰謀毒計，無所不用其極。洗腦既告停頓，其次一步之陰謀殊難逆料。指導小組預想當前情況之演變，對義士傳達指示，及預作接運之準備如左：

- 甲、對義士之指示：
- (1)鞏固組織，嚴密警戒。
  - (2)清查潛伏匪諜，提防分化陰謀。
  - (3)繼續五項鬭爭（1.反對與匪接觸、2.反分化、3.反對審判無辜義士、4.反拖延、5.反滲透）。
  - (4)準備返臺步驟，包括屆時自動突營之準備。

乙、接運之準備：

(1)與美軍第八軍泰勒將軍作具體洽商。準備接運之技術步驟，包括由中立區撤退部署、收容、食宿供應、運輸、護航等。

(2)與韓國憲兵總司令元容德商洽統一指揮，與中韓義士共同行動方案。包括屆時突營之部署、接應、掩護、收容等。

丙、宣傳方面：

(1)向聯軍及國際揭穿共軍之拖延陰謀，及貫徹自由遣送之重要性。

(2)鼓勵各國記者赴臺觀光，親睹我國各界歡迎義士回臺之盛況。

(3)發動「自由日」運動，使一月二十三日成爲自由世界共同紀念之神聖不可侵犯之歷史日期。同時指導小組更分編爲三個分組如下：(1)義士行動指導組，專任今後義士行動之指導。(2)宣傳組，專任對外宣傳及爭取外國記者之報導。(3)接運設計組，專任接運義士回臺之技術設計。

十一月廿八日李承晚總統訪臺與蔣總統發表共同聲明，強調維護反共義士選擇自由之立場。自由中國各界又發動百萬人簽名運動，分別向聯合國、艾森豪總統及中立國遣送委員會呼籲早日釋放反共義士。其前途命運，益爲全世界所注視。

十一月卅一日中立區印度監管軍自行訊問反共義士四千名，結果宣佈願返鐵幕者一百三十五人，並宣稱將再繼續執行審訊，企圖增加遣返人數，以討好共軍。中韓兩國當即強硬聲明反對，同時共軍因企圖無限期拖延，亦不滿印軍此項行

爲。

十二月廿四日中國紅十字會捐贈中韓反共義士衛生衣褲二二、五〇〇套、牛肉罐頭二二、五〇〇個運抵釜山，即日轉運漢城，洽送中立區，惟印度監管軍與印度紅十字會均拒絕代爲轉送。反之，共軍僞紅十字會送來之物件及宣傳品，均得送入，我方再次交涉無效。該項慰問品滯留漢城，直至翌年一月二十三日義士出營時，方行分發。同時自由中國各界慰問信六萬餘封，亦均被印軍截留，未予轉發，僅少數由我譯員自行帶入，送達各營，中韓義士士氣大振。

接運義士之實施問題，自十二月下旬以降，與美軍第八軍積極具體洽商，泰勒將軍表示全力支持，我因事在釜山，特派專機接至漢城作最後決定。當即飭屬製訂輸送計劃，自中立區至仁川港口，以卡車五三〇輛擔任陸路運送。自仁川至臺灣，以登陸艇十五艘擔任海上輸送。並請我政府派遣軍官八十一人、士兵二十人來韓接收，率領回臺。

一九五四年一月八日國防部第二廳廳長賴名湯少將率領連絡組軍官十一人飛東京與聯軍總部接洽後轉韓，其餘軍官亦於十五日以前趕到。自由中國各界亦派遣歡迎義士代表團七人，由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立法院副院長黃國書率領，於十七日飛抵釜山，中國記者九人，亦於十九日抵韓準備隨伴義士同舟回臺。

共軍企圖延長義士羈留期間，原與印度尼赫魯早有默契，但聯軍已先後表明態度，且積極準備接運步驟。各營義士亦均積極準備一屆限期即

行突營。韓政府亦已授權憲兵總司令元容德將軍，預作策應收容之準備。中立國遣委會印度主席提瑪雅將軍深知屆時不予釋放，必將發生嚴重後果。若予釋放，又不免開罪共方。於是，不待限期屆滿，宣佈於一月二十日午前九時雙方戰俘交還原管理國自行看管。因此，原訂廿三日零時接運義士計劃，遂提早於二十日實現。

是日拂曉我率領自由中國各界代表錢思亮等，前往中立區集中營出口，親迎反共義士出營，並發表聲明與廣播，義士乘車南下仁川，沿途韓國人民夾道歡呼。漢城永登浦華僑均齊集道旁熱烈歡迎，仁川港口華僑迎送場面尤爲壯烈動人。全韓四十八地區華僑代表及東京後援會代表，均齊集碼頭分發慰問品及慰問信，義士亦沿途回贈隨身物品與謝函，以資報答。既達港口，即步上登陸艇，每艘載一千人，分三批啓碇。自當日上午九時由中立區出營，至下午四時一萬四千餘反共義士均在仁川下船啓碇完竣，較預定輸送時間提早完成。

此外另有傷病義士百餘人，於一月廿三分乘專機五架直飛臺北。又被印軍扣押之義士七人，亦於二月十八日釋放，翌日乘客機返臺。「反共義士爭奪戰」至此遂告勝利結束。

## 六、紀實後結語

在韓戰和談期間，聯軍爲堅持「自由遣俘」原則，拖延二載不得停戰。蓋因爭取反共義士回到自由地區，是一場世界性的政治鬥爭。結果中共戰俘百分之九十八回歸自由祖國懷抱，無異以

「大陸人心的向背」，昭告世界。我政府在與共黨政治鬥爭中，打了一場勝仗。此後，我蔣廷黻代表在聯合國辯論時，阻止中共入會，屢屢引此一事實，作爲鐵的證明。「二二二」是義士返回自由地區之日，遂成爲世界性反共運動的自由日。

此一爭取反共義士回國事件，正值我使韓期間。這一仗，雙方竭盡全力，爭取反共義士，緊張激烈，無異短兵相接。在緊要關頭，我中央特派陳建中化名來韓主持策劃，陳同志到韓後，朝乾夕惕，廢寢忘餐，苦心孤詣，深謀遠慮，發揮高度智慧，每一階段均能作適切的指導，是一位無名英雄，其功誠不可沒。事後中央政府頒給我最高「一等景星大綬勳章」，實際這一最高勳章，應頒給陳建中同志，以慰其勳勞。茲偶作「使韓回憶」，寫此「反共義士爭奪戰紀實」一文，詳敘其經過歷程，以明史實，而垂永久。

## 本刊編輯部緊要啓事

本期因改版改紙關係，彩色封面提前付印，預計刊出重要文稿均先期製版載於封面，唯因篇幅計算錯誤，「梁啓超兒子之死」及「英印侵略西藏與西藏獨立運動」兩文不得已移下期發表，尚祈讀者作者鑒諒爲荷。